

谁可相倚

张欣

张欣
著

当代名家代表作

文匯出版社

当代名家代表作

谁可相倚

张欣 著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可相倚 / 张欣. --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6. 6

ISBN 7-80741-000-0

I. 谁... II. 张...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0680 号

当代名家代表作

谁可相倚

著 者 / 张 欣

责任编辑 / 朱耀华

特约编辑 / 姚育明 张予佳

装帧设计 / 张志全

出版发行 / 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 次 / 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220 千

印 张 / 9.125

印 数 / 1—10000

ISBN 7-80741-000-0/I·001

定 价 / 20.00 元

目 录

文学中坚(总序)/陈思和…………… 1

你没有理由不疯 …… 5

爱又如何 …… 49

首席 …… 105

浮世缘 …… 169

谁可相倚 …… 229

附：作者的话 …… 285

文学中坚(总序)

陈思和

如果从 2001 年算起,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已经整整五年过去了,文学队伍在进一步地分化。传媒操作文学的今天,一代代新的作家群层出不穷,评论家们已经疲于创造新名词来概括文学现象,所以,近年来多半是采用作家们的出生年代来为之命名,从 60 年代、70 年代一直到最近被炒热的 80 后,似乎时间是模子,同一时代刻出来的作家也全是一色的。我们在策划时也遇到同一个问题,如何用一个名词来涵盖收入本丛书的六位作家的创作。这虽然说是出版社的要求,对于我们这套丛书的策划者来说,也确实需要有这种涵盖力和号召力。于是我们提出了“文学中坚”的概念。所谓“中坚”者,原意是指古代军队里最重要也是最有力地发挥战斗作用的那个部分。“中军将最尊,居中以坚锐自辅,故曰中坚也。”现在用于形容史铁生、苏童、王安忆、残雪、刘醒龙、张欣六位中年作家在这二十年中国文坛上的贡献,称他们为“文学中坚”,当无愧也。

“文学中坚”不完全是以作家的年龄来划分,而是从作家对文学的整体贡献着眼。它需要有一批作家与文学共命运,伴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发展,寄托了自己的美好青春、理想和生命痕迹。这六位作家,都是从80年代起就投身于文学事业,在他们的眼中,文学是一种有生命价值的事业,值得一辈子为它所奉献。如果说,创作时间也是一种生命的过程,那么在从事创作二十多年者,也算是壮年了。他们不再是青年先锋,横空出世,惊世骇俗;他们也不是文坛大佬,拥兵自重,守成启后;他们更不是初出茅庐的娃娃,撒野以眩众,卖俏以自荐。他们已经拥有了个人的创作履历和创作声望,已经有了固定的文学观念和市场渠道,已经形成了个人印记的独特文字风格,但他们仍然能够追随社会的进步而不断进步。守前待后,自成方圆,而所谓“中”。不管世俗如何变幻,不管新锐如何藐视,他们可以说已经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存在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,世界板荡,文学边缘,在新世纪的头五年里又有了进一步恶化的趋势,但这些作家们都先后拿出了自己的力作,证明文学理想的不死。此所谓“坚”。其实,“文学中坚”何止于这六位作家,在当下的文坛,驰骋着一大批这样的文学中坚力量,凭着他们的勤奋与努力,不断用自己的新作品来见证、繁荣、推动这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。

本丛书之所以收录这六位作家的作品,别无他意,只是因为这些作品都选自《上海文学》杂志。《上海文学》自“文革”后复刊,始终积极参与当代文学的建设,把一大批作家团结在刊物周围,把作家的优秀作品推荐给读者,并且在读者的期盼中提升作家。这六位作家在本刊上发表作品比较多,而且时间跨度也长达十几年,最早的作品可能是在80年代初,最近的作品则是今年的新成果。现在作家受到市场的影响,多以鸿篇巨制炫世,而本刊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,正是他们当年的代表作、成名作。我们收录

这一部分的作品编辑推出,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家的创作步伐,也可以窥见杂志一以贯之的诚意与宗旨。

2005年9月12日于黑水斋

你没有理由不疯

收水电费的小彭，瘦成了一片瓦，不但没有肚腩，连胸脯也没有，梳一个中分，加上那种小人物的匆忙及谦和，说他是千古不变的汉奸标本就有点太损了。

女主人谷兰，穿着丈夫旧得不像话的大汗衫，上面还有浅浅的四个字：西南航空，一架飞机的影子几乎淡出。她正在剖鱼，头上挂着几个卷发器，乍着两只血手看着小彭查电表。

小彭一边记账——这钱会在工资里统一扣除，一边问谷兰，“你炒股没有？”谷兰道，“没有，不懂。”小彭指点江山道，“拿出五万元来炒吧。”谷兰有点奇怪地看着他，不置可否。小彭望定谷兰，颇为严肃道，“现在全国人民都疯了，你没有理由不疯。”

又查了水表，小彭就走了。

晚上躺在床上，谷兰对丈夫萧卫东道：“真是下下人有上上智。”萧卫东正在翻报纸，笑道，“又碰到什么鬼了？”谷兰便把小彭的话学给他，他果然就是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情，谷兰就不想跟他探讨什么了。

谷兰是真心觉得小彭的话有道理，倒不是拿几万块钱去炒股，做长线还是做投机。关键是疯不疯这句话，谷兰觉得颇为要害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谷兰都觉得她跟萧卫东活得状态不对。两人都三十八

九了，卫东的父亲原来是省委组织部长，省委常委，所以卫东大学毕业之后，很自然地分进外贸系统，不仅如此，还千挑万选了谷兰这个儿媳妇。她在中山医学院学医药专业，人生得美丽端庄，又是大军区后勤政委的女儿。他们的结合，是那个年代上层家庭标准式的婚姻。

可惜的是，父辈们有权有势的时候，国家还在计划经济的迷雾中摸索，他们至多能选一个听起来响亮，待遇又相对丰厚的国有单位落脚。于是，卫东在家电进出口公司搞业务，既可以独当一面，又有出国转转的机会；谷兰在省人民医院药局当药师，工作轻松，且干净体面。

他们的确过了几年人见人羡的小日子，卫东分到一套挺宽敞的两房一厅，也去了美、加，当然还有中东；谷兰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取名萧雅眉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

然而，世事无绝对，随着局势的潮起潮落，时间，像一支画笔，有形无形地改变着一切。

父辈们相继离休之后，谷兰、萧卫东还没来得及失落一番，体味一下破落户的心情，中国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改革开放、市场经济几乎是一夜春风，转眼间便是新桃换旧符。

现如今，萧卫东好不容易爬上家电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的宝座，外贸系统突然来了个休克性做法，先是不退税，也就是说，原先国家鼓励外贸系统创汇的优惠条件，现在不作数了；接着是允许做得好的厂家自己有出口权，外贸中介便被无情地一脚踢开。没有货源，又没有优惠条件，外贸系统得以生存的根基开始坍塌。

许多外贸公司倒闭、兼并，职员自找出路，没有工资可发，住公司宿舍的人每个月还要倒交给公司 500 元的租金。这跟工厂破产，工人下岗一样残酷。萧卫东的公司虽然还存在着，但也是苟延残喘。

谷兰所在的医院，原来是大包干，现在也冒出样式繁多的改革措施，药局还是试点单位。这一切倒没对谷兰构成致命的打击，反正不管风水怎么轮流转，没听说人不生病的，生了病没有不进医院的。这一点她倒不担心，她只对目前生活中的许多现象越来越不理解了。

尽管形势是相当严峻的。但是谷兰和卫东并没有感到日子过不下去，毕竟他们已有较好的基础和积累，工作上的，以及人事方面的，有一张无形的架构稳定的网，比起那些一穷二白，淘金意识严重的人压力轻得多。再加上谷兰和卫东身上，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，这大概跟他们的出身有关，谷兰小的时候，就曾一个人坐着父亲的伏尔加车，在大剧院第三排观看《智取威虎山》；卫东在外贸学院毕业时，几乎全班同学的工作问题，都是他父亲派人一手搞成的。他们是不需要用暴富换取虚荣，名誉，乃至辉煌的。说得准确一点，现在的内心深处，倒是有一种“是真名士自风流”的悲怆。

但，无欲无求，在疯狂的物质诱惑面前保持一份散淡，并非就能保证日子过得开心、舒畅，生活本身就是这么麻烦。要知道，有时候喧嚣和浮躁恰恰体现了一种亢奋与进取，无非泥沙俱下罢了，而退避、委顿的生活更叫人受不了，更令人窒息。

这其实不难理解，比如卫东所面临的困境：家电、玩具、土畜三家公司必须合并，总经理的位置就变成了一个，这年头谁想当副的什么什么玩意儿？！而且三个年轻的老总各有各的背景，别人的不说，卫东的父亲萧部长不仅健在，并且他在职的时候两袖清风，是个坚持原则，正直诚恳的好干部，敬重他的人就决不肯拿他的儿子开刀。但萧部长毕竟退出了历史舞台，新贵的关系要维持好，这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。总之，总公司在这一问题上确是颇费思量，合并的事合了一年也合不上。

卫东没法工作，干得好，算谁的？干得不好，三足鼎立的局面就会变成

两雄争霸，自己将被淘汰出局，这自然是下下策，不可取。

可是卫东又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玩女人，跳舞和卡拉OK都不在行。谷兰说，你怎么跟组织部长似的？年轻的时候谷兰爱跳舞，叫卫东去参加速成班，可到底没学会，倒是把谷兰影响得也不爱玩了。

谷兰在药局上班，也是一个闷，每天配药、发药、值班，来来回回重复干这些事。回到家，换上的大汗衫做家务，比起年轻时扎着荷叶边儿的小花围裙炒菜，真是判若两人。生活太没有变化了，情趣就只有束之高阁。如果大家都这么过也行，可外面的世界已经出现沸点了。

还是那句话，他们活得状态不对，人得活得带劲儿，哪怕是为了钱。谷兰想到卫东的一个同学老胡，在要害部门当处长，因为受贿被检察院收审，不过七八万块钱，很快就退赔了，这还不算廉洁的好干部？加上他在里面没有乱咬，同学们立刻集合起来展开营救工作，卫东也被叫去出谋划策。老胡是关了一年零两个月，但在大家的努力下，出来的时候免于起诉，大伙轮流请他吃饭洗尘，第一句话都是，从党校回来啦。

过去的正派人，两个月就给关傻了，老胡倒没有什么变化，在里面写了不少诗歌，一份六页纸的全国食品发展纲要，另外还通读了《资本论》。生活苦一点但也不十分枯燥，一个舱里住着七个处长，人称处长舱。彼此还是颇多共同语言的。

老胡的女朋友（老婆闹得不可开交，但还未离）规劝他，以后别再冒险了，钱嘛纸嘛，少挣少花，你就是在街上卖烤白薯我也不嫌。老胡牛眼圆睁道：“那我宁肯再去坐牢！”

你看看人家的生活态度？！

再比如，谷兰爸爸老战友的小孩子曹正军，公安局重案组的组长。他

因为倒车牌赚钱给检察院抓了，还抄了家。但公安局出面保他，说没他好多大案要案破不了，你们先放人吧。

人放没放还不知道，但正军作为个人的价值是可以肯定的。

谷兰医学院的同班同学湘莲更绝，找了个黑人，远嫁非洲，说是一个酋长的儿子，家里除了钻石就是珠宝，这一座座金山诱惑着湘莲远渡重洋。但实际上那人穷得叮当乱响，不但有老婆，还有三个孩子，湘莲即便是肯做妾，还要容忍丈夫的三朋四友，据说他们的风俗是好东西应该共享。

最后湘莲当然是历经磨难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，但她写了一本书，成作家了，也不亏。

多刺激。

比起他们来，谷兰觉得她和卫东跟没活似的。而沉闷的生活同样让人疲惫不堪。

现在她豁然开朗了，就是因为她没有疯，在这样一个时代人怎么能不疯呢？犹如奥运会的口号，重要的是参与。你都不能投身到这个时代中去，你怎么会快乐呢？

女人的内心，其实都是不安分的，只不过取决于觉醒的程度。谷兰就是一个悟性高的女人，同时又是行动派。决定过新生活以后，她做了一点准备。

先去保姆介绍所挑人，卫东反对道：“你看我还不够闲吗？”谷兰道：“你闲，也没看你做家务。”卫东道，“我做就是了，你随时吩咐，无非做饭接孩子。”“你就不能想点有意义的事？”“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做什么事有意义。”“炒股吧，拿五万块钱出来炒股。”卫东惊道，“小彭的话你也当话来听？他初中都没毕业。”谷兰平静道，“你炒不炒？你不炒我炒。”她真不是为了钱，

她希望改变卫东。

“那还是我来吧。”卫东道，“我得先热身，熟悉一下这一行是怎么回事。”其实他心里觉得这种事不是正经人干的，而且怎么能让女人去炒股呢？！

谷兰跑了两次介绍所，都没有挑到合适的保姆，她留下了较为苛刻的条件和自己的电话号码。

一旦意识到曾浪费过生命，谷兰便觉得自己在日日凋敝。年华如水，她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个即将跨过四十的女人，每天过着重复的日子，在领药处的小窗口前渐渐老去。难道她就这样终其一生？

这太可怕了。她一晚上打了二十多个电话，包括那些久未联系的同学和朋友。他们说，你终于走下神坛了，我们可都是些下三滥的聚会，你也肯参加？

握着话筒，谷兰勉强笑着，说一些大大咧咧的应酬话。这不是她，她很清楚，从小到大，她始终是一株空谷幽兰。然而人离不开环境，这个时代已不需要淡雅、幽香。

当然，此时此刻，谷兰还不知道疯狂的代价。

周末的晚上，谷兰准备去参加同学会，卫东奇道：“你不是从不参加这种会吗？”谷兰心想，那怪谁，整天守着你，身上都快闷出霉点来了，幸亏小彭无意间的提醒。她一边挑衣服，一边提醒卫东，“我看你也该去外经委主任家拜拜了。”卫东叹道，“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春节前去拜过，三个老总撞在一起，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。”

合并的事迟迟不能落实，卫东的心里也很急。春节是个比较大的借口，素日不怎么溜须拍马的卫东，也只能硬着头皮跟领导联络感情。家里的礼品柜里，有一棵躺在金丝绒玻璃盒里的野山参，号称有几百年了。本

来卫东想父亲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老人家，现在也只有拿出来派急用。离春节还远远的，卫东就提着野山参去领导家，没想到在楼梯口碰上土畜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，两个工人跟在他身后，抱着盆栽金橘和一些土特产，吭哧吭哧地爬楼。

两个人碰面，心照不宣，手中又都提着“罪证”，脸上自然是拉不出屎的表情。接下来共同到了领导家门口，没等按门铃门就开了，卫东以为最近新出了感应门，却见领导的夫人正送玩具进出口公司的老总出门口，一张脸笑得菊花灿烂，想必也是送礼送到点子上了。

所以一说去领导家，卫东就发怵。

谷兰脱掉睡衣，三点式地套一条黑色无袖的衣裙，微锁眉头道，“总之不拜，别人可要捷足先登了。”卫东帮谷兰拉拉链，像拉皮箱的拉链一样木然，“我再想想吧。”他说，随后又心事重重地倒在床上发呆。

参加了一回同学会，谷兰才知道，这并不是翻陈糠烂芝麻的叙旧会，而是非常现代的信息会，交易会。杀入股市的同学大谈金融形势，具体告诉你个股的行情；官场上来的同学作政治报告，外加红墙秘闻；商业方面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。谷兰暗中责备自己，真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。

这时，她听见有人在大声招呼她，仔细一看，是金萍。金萍分配在铁路医院药局，谷兰偶尔能见到她，两个人关系尚可。金萍拉谷兰坐在自己身边，没遮没拦道，“你这条裙子今年都过时了，今年流行短裙。”谷兰看看金萍，果然穿着短裙，黑丝袜，挺精神的，发型也新潮、别致。金萍道，“我现在只穿名牌，头发在名流理发馆打理。”谷兰道，“你老公发财了？！”金萍道，“发屁财！我自己挣的。”“你辞职了？！”“辞什么职啊，药房是最好的淘金战场。”谷兰不理解，一脸的茫然。金萍点拨她道，“药房每天面对多少病人或